

南
齊
書

二
一

列傳第二十一

臣謹

撰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
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鄉晉
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貞阮淑媛生
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
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
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

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
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
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
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
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
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板寧朔將軍仍爲宋邵
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
王友王名友不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

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
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
使人旣非詳慎懃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
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
族排輕斥運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

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却攝群曹開亭正
擒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
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
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

三
飫即許附申

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

科筐貢微闕總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他蒜轉積鵝栗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訾少爲欺猾入

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
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
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科不必湏重但令必
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
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
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
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
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茲減竊遠近輒安封聞
喜縣公邑千五百户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
蘇郡閣下有虞翻奮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
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
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
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建元二年穆妃
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
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
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
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

五官殷灋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兖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

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
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
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
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
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
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
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
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
周繼以旱暄黔庶呼嗟相視禔氣夫國資於

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
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
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
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
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
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
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
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咎
之以威反怨後罰斂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

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
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
存精密令史好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
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
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俎言充積牢戶
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
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
未及民勤費已積災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

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
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疆如聞
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
淫邊虞方重交州曾絕一垂寔惟荒服恃遠
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
外不足絰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
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
定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

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
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
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
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
子良又啓曰臣月入朝六登政陛廣殿稠人裁奉
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青亟見地孽
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嗷
縑纈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
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

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園桑品屋以
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
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
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應充猥役必由窮
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
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
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
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太錢十不在公家
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了七百猶求請無

地種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
貨會非委積縱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
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是煩他邑
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
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
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
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
落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

尚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
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申才舉竝條其重貨許以
賈銜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
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
加陵誑罪無忝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
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
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侃言最合從
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
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